



蓬萊仙島有崑崙—悼念林昶乾老師

蓬萊仙島に崑崙あり—林昶乾先生を偲んで

A Kunlun Mountain on Hông-lái Immortal Island - Mourning Prof. LIN Reng-chien

文 | 林修澈 (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本刊總編輯)

圖 |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教育部 大手筆企劃「台灣原住民族事典」，由我擔任總編輯。這部事典是在教育部原有的網路版「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詞典」的基礎上，對詞條做大幅度的調整，對編輯方向做改弦更張的大改變。審慎考量下，在執行之初，聘請幾位諮詢委員，首先兩位是孫大川教授與林素珍教授，他們是「大詞典」第一、二期的主編，其

次是幾位有編輯經驗的人，「台灣文化事典」林昶乾教授、「人權事典」許雪姬教授、「日治時期台灣現代文學辭典」劉柳書琴教授，大家為「事典大業」殫精竭慮，力求完善，冀望能清楚而深刻反映世代學術面貌。今年四月召開諮詢會議，聯絡開會事宜的助理來回報「林昶乾老師已於一月因病過世」，為之愕然。「原教界」長期報導原教資訊，為一位原教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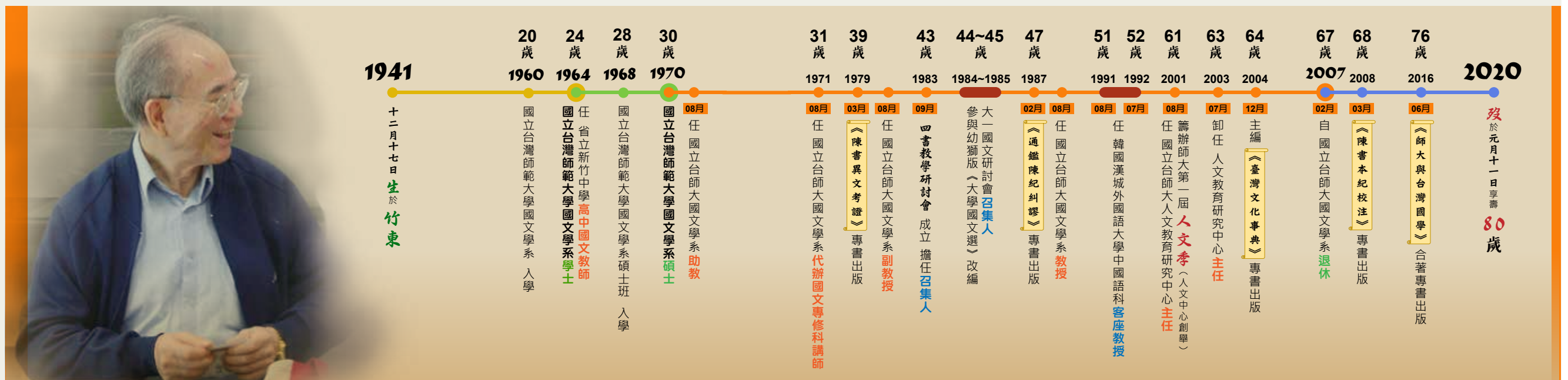
耘者寫一篇追悼文章，有其需求。此外，個人成長過程，與林師有一段不同尋常的際遇，影響往後五十年的人生，這一篇追悼文章，更有其意義。只是四月迤來迄今已到九月底，事過已經半年，當初的愕然之感仍然未淡。

學術領域的純粹

林師的人生經歷非常單純，一生都跟師大國文系連結在一起。從學業上看，在師大讀學士班到碩士班，在當時碩士班不多，博士班更少，所以念到碩士已經可以視為最高學歷。從職業上看，在師大國文系經歷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然後退休。若問，有沒有師大國文系以外的經歷？則只有兩次的短暫的插曲。其一是在新竹中學擔任國文老師兩年，其二是在韓國漢城外國語大學中國語科擔任客座教授一年。我對他的景仰，就在新竹中學從他27歲開始。

與林師的結緣

校址設在蘆竹溝的頭份中學，剛從竹南中學獨立出來，在陳秋沐校長領導下，全校朝氣蓬勃，第二三四屆的升學成績，一度凌駕母校竹南中學。竹南中學在竹南街上，距離火車站只有450公尺。學校的球場便成為附近小孩運動的地方，學生抽煙撞球的干犯法紀之事，附近人家知道的比學校教官還清楚。父親對於這種日漸敗壞的風氣看不下去，叫我去投考4.5公里外的頭份中學，每天騎腳踏車上學，成為第三屆畢業生。頭份中學一戰成名的時間點，是第二屆畢業生在新竹中學升學考時交出一張高考中率的亮麗成績單，還拿下聯考狀元。這個狀元是蘆竹溝人的連文濱。他在學時並不突出，以黑馬姿態掄魁，叫人摔破目鏡（siak-phuà bák-kiann）。可是他沒有到省中入學，反而響應王永慶半工半學的號召，跑去讀明志工專，又叫人摔破目鏡。半年後他休學回家，也





回到頭份中學自修準備重考。我便是在即將升上初三的此時認識他。問其所以，說是看多了學生因睡眠不足在打工時遭到機器夾傷斷手斷腳的慘狀，擔心不知何時會降臨自己身上，感覺沒有前途，毅然休學重考。問台北有什麼新思潮，他談到李敖與柏楊。對於他的重考，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見，不過異中有同，就是勸他去考台北，不能考新竹。理由

很簡單，考到狀元時不讀，回鍋重考有些不堪，若加上考不到狀元，會很尷尬。答以不可能考台北，家裡沒錢，新竹妄考（bōng-khó）。沒有人預料得到，他再度考到狀元，更是叫人摔破目鏡。第三屆以第一名畢業的林建興考到第三名。頭份中學的聲望達到巔峰。

新竹中學的班級名稱是取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誠毅樸實」，學生依名次排序編班，第一名連文濱在忠班，第三名林建興在仁班，我則編入樸班。當年，林師是忠班導師，並教國文課。他已經師人師的姿態，對連文濱另眼看待，期望很高。要求讀經，在學校規定每月一篇的閱讀心得，首先寫老子。也因為他的獨異風格，成為連文濱口中的良師，並且為我引薦。我們兩人常常到林師宿舍請益，當然不是問課業，是論學問，是在舉世滔滔卜國家大勢。

林師對國文系的期望

當時的中文系，不是純文學的系，是經學系，是國學系，更精確的說法是國家學系，講究的不是雕蟲鉅釘之學，而是經世濟民之學。一般大學中文系如此，居龍首執牛耳的師大國



「台灣原住民族事典」建置計畫諮詢會議實況。

文系更是如此。林師認為理工科系可以讀，但一流人才應該進國文系，因為要成為國家棟梁開一世風氣之先。國家首重在教育，培養眼界開闊、足堪重任的人才。學校可以跳脫中原的束縛，可以在新疆崑崙山上，登高遠眺，天下了然於胸。他談論諸子百家，也提到魯實先的文字學，但是我受惠最多的倒是向他借閱的幾本李辰冬關於文學的刻鋼板講義，反覆閱讀，多所啟發。本此精神，後來我寫了一篇論西遊記的論文（不是作文），登載「竹中青年」創刊號。當期另有頗受敬重的趙制陽老師寫詩經的論文。

重回師大國文系

林師一年後即考上母校母系碩士班，離開新竹中學，重回永遠的師大國文系。我與連文濱，到台北找林師，也在公告欄上看到榜單。他請我們在龍泉街吃牛肉麵。當時的印象深刻腦海，現在看到街路整建後的龍泉街，怎麼看都覺得凋零。連文濱與林建興，聯考失利，都考進成大工學院。不過他們常北上到台北，連興接席的是考上台大醫學院的楊明倫。這樣的



學術傳承之三代同堂，林修澈（二代，左）、林昶乾（一代，中）、劉柳書琴（三代，右）。

友誼維繫到現在。上大學後，我曾特別去拜訪林師，他在醒吾商專兼課，離台北有一段距離，他住在花園新城，也遠離台北，都是行無車所不能至之處。他的胃不好，故重視養生，飲食講究又遠離街市的繁囂。他愛乾淨，他的書桌住處總是一塵不染。

我後來沒有再去找林師，因為一去就用去一天，這是時間叨擾，再則一定讓他破費招待，這是經濟負擔。其實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我擔心沒有共同話題可以撐起一天的時間。我沒有讀國文系，也沒有讀歷史系，我讀的是民族系。民族系的前身是邊政系，研究領域環繞新疆崑崙山，可以說已經跳脫中原的束縛，似乎天下即將了然於胸，可是人間華夏夷狄之分仍然潛在分明，設若超越春秋大義，也難脫主流非主流之辨。

跨學科的連結

這種學科距離，如何感覺？或許可以用兩個案例來比擬。先用李陵案例來看。漢昭帝立，大將軍霍光遣使至匈奴招李陵返國。陵默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

矣！」再用楚國君熊渠案例來看。楚國拓展武漢江南一大片土地，國君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子三人為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前一個李陵案例可以用在國文系與邊政系之間，而後一個楚國君熊渠案例更適合放在國文系與民族系之間。

民主運動蓬勃的九十年代，師大國文系也出現本土意識的行動，莊萬壽教授串連倡議台灣學，我出長的政大民族系與師大國文系合辦過原住民族教育學術研討會。爾後林師主編「台灣文化事典」出版，是台灣第一本以台灣為主體的百科事典，詞條一千，字數一百二十萬。八月底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參加會議，巧遇莊萬壽教授而談到林師。他只聽到林師名字，就即席發揮，說「台灣文化事典」在當年延宕多時幸賴林師耐心催稿細心修稿，才得以順利出刊，沒有他就沒有事典。

辦學育才 救國入世

然後進一步知道他有成形的治系理念與治校理念，對國文系的組織改造與對校務發展參與極深，更在人文領域學科促成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人社指會）的設立、催生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人文中心）的成立。他對師大歷史極為熟稔，對於校內每棟建築物的一磚一瓦都能考證其沿革，來政大開會的空檔，仍不忘炫耀，怡然自得。他參加「台灣師大校史」的編纂。師大為創校70週年紀念，推出叢書「師大七十回顧」10冊，其中一冊為「師大與台灣國學」。林師積極參與撰寫。台灣文化與台灣國學，終於合流。

林師辦學育才救國入世的精神，從親炙到送別的五十年間，始終一貫，身體力行，心中崑崙，汗滴蓬萊。◆